

地契同出庫木土拉佛洞中，必爲同一時代之物。自成吉思汗滅西遼後，此地已屬於元朝，故一切公文程式悉遵元式也。

二、民族古文字寫本及印本（圖版柒卷一玖叁，圖6—32）

圖6 婆羅謎文寫本殘紙，出巴楚托和沙賴古墳中。原爲四片，現裱合爲一。第一片寬四二·五，第二片寬四二·八，第三片寬四二·八，第四片寬三二·五厘米；通長二九厘米。第四片下殘。其書體系以婆羅謎草體字寫當地語言。西域記屈支國條云：「文字取則印度，粗有改變」（卷一），由此紙可以證明其然。此紙出巴楚托和沙賴古墳中。此地有一舊城，俗呼爲唐王城，並有若干廢寺，古墳即在一廢寺旁。同時在此地出土者，尚有龜茲小銅錢及絲織品木器之類，皆爲第七世紀前後遺物，此紙諒亦寫於斯時。余初發現時，原訂爲佉沙語文，以爲此遺址屬於古疏勒國，後經仔細研究，據賈耽道里記屬龜茲西境，記云：「又六十里至據史德城，龜茲境也。一曰鬱頭州在赤河北岸孤石山」（新唐書地理志卷三十三下，頁十六）。赤河即今克子爾河，亦即喀什噶爾河，孤石山即傍赤河之壘勒山。此遺址即在山麓，山傍尚有古道遺跡，爲龜茲至疏勒之通塗。故此地當爲唐據史德城，屬龜茲西境，則此紙當用龜茲語書寫。墳中同時出土之銅錢與裕勒都司一帶古遺址中所拾之小銅錢相同，當同爲龜茲人所通用之錢幣，則一切公文往來用龜茲語書寫，極爲可能。至其內容爲何，有待於進一步之研究。由書寫程式觀之，可能是一種契約，然非將全部文義譯出不能明也。

圖7 龜茲語文木簡，庫車蘇巴什古城中出土。長二七·五厘米，寬三·六厘米，厚七毫米。兩面書寫，是何種文字現尚在研究中。唯此木簡出庫車蘇巴什古城，此城我疑爲龜茲國唐代都城，即伊遷盧城，則所用的語言文字可能屬於龜茲系統，因原簡字跡模糊，不能作決定。

圖8—11 婆羅謎文殘紙，出焉耆錫科沁明屋廢寺中。圖8 長二三·五厘米，寬六·八厘米。殘紙係用婆羅謎字體拼寫，兩面接讀。大唐西域記阿耆尼國條云：「文字取則印度，微有增損」，阿耆尼國即焉耆也。又云：「經教律儀既遵佛教，諸學習者即其文而覩之」（卷一）。此殘紙出焉耆寺廟中，可能是寫佛教經典。又同時出土者尚有泥塑像殘件，皆爲五至八世紀遺物，此殘紙或與之同時所寫。圖9 出土地同上。長八·二，下寬七厘米。圖10 寬七·四，長六·二厘米。出土地皆同上。字體略與上同，疑皆同時所寫。

圖12 吐貨邏文殘紙，出土地同上。長二·七，寬五厘米。初出土時捲成一卷，稍殘。據專家鑑定，可能是吐貨邏文，內容尚須作進一步研究。

圖13 貝葉寫婆羅謎文字，出土地同上。長三·七，寬六·八厘米。用貝葉兩面寫。新疆不產貝樹，此紙或亦由印度傳來。